

ЦУСИМА

馬

(冊上)



普里波衣著
梅益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馬 對

(冊上)

著 衣 波 里 普
譯 益 梅

知新·書讀·沽生
版 出 店 書 聯 三

119·Q485·32K·P.884·¥27,2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一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二版

與光印書局承印

上海造4001—7000冊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上部
海程

冷酷的死神等着我們，無法逃命。
因為在他鐵鑄的胸膛里全沒有心，
送我們上死路，殘忍無情。

我們都是犧牲，為命運所注定。

可是不久，贖罪之時行將到臨，

你們竭力支撐的，這悲慘世界的

弧拱和圓柱，也將全行取傾。

親愛的自由的日子終要來到，

雖然我們不會見到光輝的黎明。

假如你們堅要我們的性命，就奪去吧！

向着死前進！向着死前進！

作者自傳

我一八七七年三月十二日生於唐波夫縣斯巴斯基區的馬特維耶司可埃村。我的父親是尼古拉一世的世襲的武士，在軍隊里服役二十五年。他辭謝了官職的昇擢，因此領受了一小筆代替昇職的恩俸。他帶着一個簡直不會說俄國話的波蘭女人回他的故鄉來，村人們都很驚異。我的父親骨格大，體力強，是一個真正的地之子。他長壽而且健康，就是「時間」似乎也無力執行牠慣常的毀滅工作。死的時候他已活過了八十歲（日譯本為九十歲——譯者）。我的母親比較年輕得多，但沒有這樣康健。她不慣於農民生活那笨重而不息的勞作，因此蒼老超過她的年齡。她好夢想，喜愛幻想的世界，而她的思想永遠是在天上的。

我們的村子是落後的，遠離着文化的。原始的森林像圍牆樣環繞着我們。村里沒有學

校。最初教我寫讀的是我的父親。古風的字母在我是很易學習的，但用字母綴成字和把字連起來完全是另一回事。事情緩緩地過去。我懷着那麼強烈的憎惡去學習，以致後來再不能使我繼續下去。接着他們便把我送到教會執事那里去。他是一個大胖子，頭髮凌亂，面孔總是陰鬱的。一見到他，就使我想起了天使長，很叫我駭怕。而在他的教授之下，我的功課仍然沒有進步。

「你是多麼冥頑呵，亞力克賽！」

他時常用粗厲的聲音喊着，隨後便用戒尺打我的頭。

不久有一個年青的神父招集了三十左右個小孩子，開始教我們唸書。我們的課室是在教堂裏，一間所有的那間小茅屋里。那神父時常捋弄他那部褐色的，給他臉孔的下半鑲了一個美麗的框子的鬍鬚。他那灰色的眼睛是警覺的，常常低聲喊道：

「現在，你這個不順從『聖靈』的小鬼，跑出來！」

我曉得他指的是我，所以低低地俯伏在桌子上。接着他就走近來，用手搭住我的頰巴，

強把我的頭托上來。在他那銳敏的，似乎要刺透我眼睛的注視之下，我又失去所有的機智了。我的頭彷彿已變成一隻空罐子，里面一個觀念也沒有。

「你撒謊！我必須敲出你身上的惡鬼！」

每天我都帶着血紅的耳朵回家。神父那細小、鬆弱而又飽滿的手怎能引起我這麼劇烈的痛苦呢，這在我時常是一個不變的可驚的事情。

後來我就進了鄰村的學校。那個在當地執教的老處女，就是生氣和竭力用責罰來迫我學習，都是徒然的。我的反抗心增長了。我開始做各種頑皮的惡作劇，來代我向他表示報仇。最後我跑回家里來。我的母親哭泣，父親悲惻地搖着他的頭說：

「真的，我們生下個傻子，他的生活一輩子也不會長進的呵！」

拼音一直苦了我三個整年。每一個印字在我都是可憎的。我咀咒那個發明字母的人。我夢想着找到一隊強盜，並幫着他們毀壞世上所有的學校。可是要到什麼地方去找那樣的強盜呢？不管我在我們的森林里徘徊了多久，我從未碰到一個。

我的雙親無論如何絕不願意讓我老是一個文盲。他們試把我送到相離千里的鄉村學校去。教員是一個謙遜的少婦，有美麗的頭髮和白色的皮膚。她親密地對我微笑，用母親的態度親吻我，初見面就很仁慈。我感到多年來累積在我胸里的憤怒和憎恨消融去了。我馬上被她誘住了。我信賴着她。過了二個冬天，我作爲一個優等生從該教區的教會學校畢業了。一種強烈的求知的慾望從我心里鼓舞起來，但我們的家力未能讓我繼續求學。

我坦負起農事來了。伴着我那個老跟僧侶吵嘴的大哥，我閱讀各種我能夠入手的東西：雜誌的附錄，關於天文學的論文，樵夫約克的故事，但大部份是宗教的書。

我的母親，因爲是一個非常篤信宗教的婦人，正準備讓我做個修道士。也許修道院將成爲我最後的歸宿，要是沒有遇到那個水兵的話（這會寫在小說命運里）。他告訴我許多關於海軍的事情，多謝這次會晤，我的生活轉向另一方面，與我所預期的完全不同。我老是不息地想像着大海和艦船。當我二十一歲時，我應徵服軍役，於是要求加入海軍，多年來的夢想就實現了。

我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並熱在地從事於自學的工作。每一本入手的書都吸誘着我。可是那是無系統的閱讀，所以結果很爲混亂。我時常讀着我完全不能了解的書。直到我獲得了潘納夫的圖書編目（Catalogue）和巴夫凌科的百科大辭典之後，我的知識的發展才迅速地前進。這兩本書是我的兩個教師——由前者我知道了讀什麼，後者則說明所有難懂的辭字。稍後我覺得魯巴金的自學指導和讀書指南也很有用。有一個時候，我時常上在克隆斯塔特軍港開辦的星期班。我現在仍然感恩地憶念着那些教師們。

就是由於他們的幫助，我開始閱讀了被禁的革命文學，而我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覺醒也是由此開始的。由這學校，一道明亮的知識的探海燈光直射向帝制俄羅斯海軍的暗處。但那時間並不長，學校隨即關閉，有幾個教員被捕了。在海軍中也拘捕了幾個人。

當時我正夢想着準備大學入學考試和進入大學，跟着，我便和別的幾個水兵被捕，關在某拘留所里。

（柯爾佐夫）

（Koltsov）

（蘇列可夫）

（Surikov）列斯特涅可夫

(Rachetnikov)和高爾基等人的傳記之後，我從他們的生活中認識了一個人不唸完大學是能夠成爲作家的，於是我決定成爲一個自力的作家，並開始草率的寫作。

我的第一篇論文，大意是號召水兵們進星期學校的，很快便給克羅斯塔特時報揭載了。這更給我的幻想添了一對翅膀。我開始夢想着文學的事業。就懷着這個可見的目的，當我隨盧傑斯特溫斯基艦隊開赴海參崴時，我每天記着日記。我們的海戰由對馬的敗績結束，幾乎全軍覆沒。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我出版了兩本寫對馬的插曲的小書，但隨即被沒收了去。

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三年我作爲一個政治逃亡者流落在國外，我漫遊了法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和北非州。在英國我頗有在創制工人的工場制度下的經驗；我又隨商船出航，有時則在辦事處內工作。

我寫得非常少——只在閒空的時候執筆。在歐洲大戰和大革命的初期中，我完全放棄了文學的工作。

從前我的作品曾發表在俄國各雜誌如現代語文大衆生活北調現代世界和別的刊物上。

一九一四年我在美文(Belles lettres)分野上的嘗試，是一本海的故事(Sea Tales)，已準備由『莫斯科作家出版社』印行。但大戰隨卽爆發，檢查官不准那樣的書在戰時出版。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這處女作方才由同出版社印行問世。

(附註)本文由國際文學一九三三——三四第五號譯出。

此乃大德王所製之藥也其功甚大凡患此症者服之立見奇效

上

此乃大德王所製之藥也其功甚大凡患此症者服之立見奇效

此乃大德王所製之藥也其功甚大凡患此症者服之立見奇效



此乃大德王所製之藥也其功甚大凡患此症者服之立見奇效

目次

上部

作者自傳……………

「對馬」是怎樣寫成的……………

第一章 在聖安特列夫旗之下……………

第二章 繞過好望岬……………

第三章 馬達加斯加……………

第四章 艦隊東航……………

下部

第一章 第一次大戰……………

第二章 向北二十三度東……………

—

—

二七

九一

一三九

二〇一

—

一〇五

第三章 犧牲不能挽回慘敗.....二五九

第四章 苦戰與潰走.....三六九

尾 聲 歸國.....四七九

艦隊運動及陣形圖

對馬海戰中雙方艦隊的運動

1 一點十五分俄羅斯艦隊的陣形

2 一點五十分雙方艦隊的陣形

3 二點五十分日本集中火力向鹿角洛天和奧斯利亞亞

4 二點五十分至三點十分時兩艦隊的陣形

對馬是怎樣寫成的

自從世界上開始出現兵艦以來，曾經發生過許多次海戰。然而就規模的大小、重要性，以及影響所及之遠近說，只有三次可以比得上『對馬海戰』。第一次是紀元前四八〇年的『薩拉密斯海戰』(The Battle of Salamis)；那時薛西斯王 (Xerxes) 的艦隊被希臘人的毀滅了。波斯的海軍很強大，而由忒密斯托克利統率的希臘海軍倒比較弱小。第二次出名的海戰，是一五七一年在亞得里亞海發生的『勒頒多海戰』(The Battle of Lepanto)。那時，由奧國約翰頓統率的歐洲基督教列強的聯合艦隊，給與土耳其海軍一個致命的慘敗，掃蕩了地中海中間教徒的海軍力。許多年後，到一八〇五年，又發生了『特拉法加海戰』(The Battle of Trafalgar)，這一次，納爾孫將軍（他在以前幾次海

戰中失掉一隻眼睛和一隻臂膀，而在這一次却要失掉他的性命。）大敗由法國將軍微爾涅夫，西班牙將軍格拉未那和阿拉發統率的法西聯軍。格拉未那像戰勝者納爾孫一樣，送掉性命，而微爾涅夫則被俘虜。聯軍被英軍俘去兵艦十九艘，士兵一萬二千。

第四次頂出名的海戰，就是本書所描寫的海戰，是日俄戰爭時在遠東對馬島附近發生的，日期是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舊曆）或五月二十七日（新曆）。關於牠那舉世週知的重要性，我要等到相當的時候再說。目前，我要向讀者說明我的故事是怎樣形成的，以及本書為什麼要在牠所描寫的事件發生後近三十年才出版。

我以戰鬥艦『奧里約』號上一個水兵的資格（我真正的階級是軍需官的會計的階級）參加這次富於戲劇性的戰鬥。敵人的炮彈沒有拿去我的生命，我做了敵人的俘虜。我跟我的同志們在一個日本海口的小屋裏住了幾天，隨後又被解到九州的熊本。我們在這鎮郊的野營裏過着長期的囚禁生活，直到我們被送回俄國。

因為發覺了在對馬發生的事件的重要，我立刻開始把我個人在戰爭時候的觀察記